

新女性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綫裝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新女性

(第九冊)

新女性

上海

第九

目次

綫裝書局

目次



新女性 上海 第九冊

新女性 一九二八年	第三卷第十二期	四〇五五
新女性 一九二九年	第四卷第一期	四二〇三
新女性 一九二九年	第四卷第二期	四三九九

新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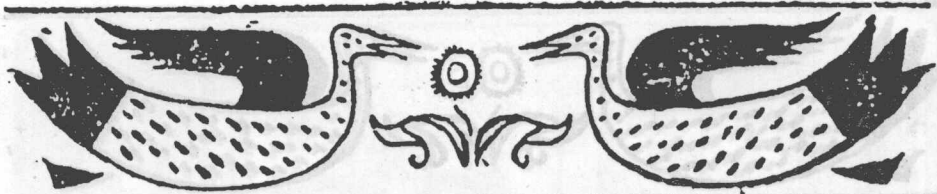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十二期

课外书

第三卷

第二十二集



『新女性』第三卷 第十二號 (第三十六號)

新戀愛問題

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劍波(二三四七)

關於『三代的戀愛』的分析觀察……………姚方仁(二三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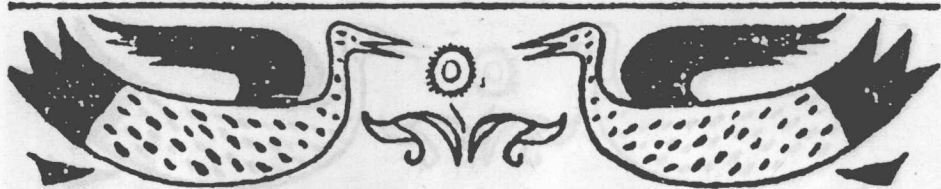
讀了『三代的戀愛』『新戀愛道』和『排官僚的

戀愛觀』三文……………文宙(二三七〇)

戀愛的現在與將來……………朱梅(二三七三)

讀『三代的戀愛』後之感想……………章克標(二三七六)

『自由性交』與『戀愛遊戲』……………洪鈞(二三七九)



戀愛至上感的抹殺……………靜遠（一三八三）

用相對性原理應新女性九月號裏所徵求的關

於新戀愛問題的解答……………安之（一三九〇）

我們將有自己的三代的戀愛……………伏園（一三九九）

三代的戀愛的二人的談話……………孫福熙（一四〇一）

個性本位的戀愛……………陳醉雲（一四〇七）

讀『新戀愛道』後……………毛尹若（一四一三）

新戀愛問題……………弋靈（一四一四）

讀三代的戀愛後……………波二弟（一四一九）



新戀愛問題的我見……………龍實秀(二四二)

對於新戀愛問題的解答……………蒲察(二四二五)

生存底疲倦……………沈醉了歌(二四二九)
陳嘯空曲

托爾斯泰之宗教的兩性關係觀……………哲生(二四三一)

客音情歌……………陳濂觀(二四四九)

性和戀愛……………招勉之(二四五二)

故鄉……………招桂熙(二四六三)

孤影……………姚方仁(二四六四)

客毛情歌……………陳濂觀(二四七七)

插畫 音樂的魅力 E. H. Ebert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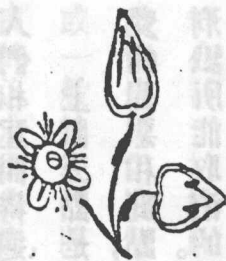
周作人譯

空大鼓

這是「點滴」的改訂本，新近由周先生從原本中刪除了三篇，另外補入三篇，這集裏的兩種特點，一直譯的文體，二，人道主義的精神，已經為許多人所明瞭。原本早經絕版，現在改訂再版，印刷紙張，比前更加精美，中學校用作課外讀本，極為適宜。全書三百二十餘頁，售價大洋九角。

上海開明書店





新戀愛問題

一 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

劍波

今天接到新出版的新女性三卷九號，其中有對於柯倫泰女士的新「戀愛道」和「戀愛遊戲」而徵求讀者的答語。本來，柯倫泰女士的見解，在我們看來是毫不驚奇的。在近來的新女性上常爭論着戀愛論與非戀愛論的文字。自由性交論與非戀愛論二者，不是更比「戀愛遊戲」說更進一步嗎？再則，爲了我在新女性七月號上發表的一篇「性愛與友誼」，到現在接受了許多要駁斥我的警告，以爲我的那篇文字，可以做非非戀愛論者的一回盾牌；雖然到了現在還未發見公開和我駁難的大著。但是，我自己方面，却不能因此而就「永默」，因爲我服從我自己的理性，而不便屈服於用什麼 Dogma 來施與的警告。便不是柯倫泰女士的「新戀愛道」，我也要絮絮地再說我的見解，這便

是我寫本文的原因，次則本文並不專論柯倫泰女士的「新戀愛道」，還要說及我從前說過的主張。

一、在「性愛與友誼」一文中，我曾說過：「性交自由論並不是要毀滅性愛，祇不過要將性交和性愛的必然聯屬關係分開，即是說，不必要有性愛才性交。但也因為性交不即是性愛，所以性交自由並不即是性愛破滅……性交自由不即是要他或她向任何要求與之性交的人發生性交的關係，自然也不是要他要她守着貞操。」

二、在同文中，又說過：「我的意見是在這些性的生活上，總應該求得大量的自由才好，一切強制都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可能」除掉的，雖然不是即時即刻。譬如今日的性愛之諸種病態，強制一個人除了愛人以外不和別個異性發生性關係，與強制一個人除了愛人以外要和別的異性發生性關係都是一樣不合理。」

三、在同文中，我又說過：「……在理想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待遇的感情，會在一條水平線上嗎？這是事實問題，決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無論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面，人們的智慧和人們相互間待遇的感情，決不能劃一平均的。」

上面三點是該文的主旨。至今我承認，我咒咀現今的所謂戀愛，不斷地指摘現在的所謂的戀愛的罪惡和疵點，我主張性交的自由，然而我不敢「取消」性愛。因為那不是我的理論，甚至於詰令利毀所能取消的。因為，即在理想的社會裏，一定有因性格之較能相投，事業之較能更多聯帶，信仰之

符合甚至於彼此性交之因生理上的自然關係及位置上的人爲關係比別人更甜美，而其相互間的感情會比對別個異性更親密，——這種關係固然可以稱之爲「最親密的性的友誼」，但總與泛泛或一般的異性間友誼有懸殊之別，這不是性愛是什麼？——若說「凡」是異性間的親密關係，都是肉的追求與貪戀，那末，我相信只有「性冷者」與久因性的壓抑與未成功而流於變態心理者才有這樣的感覺。

少數的同志們不要以我爲維護由性愛而生出的諸般瑕疵（這在我歷來文字中可見我的態度），我甚至於「戀愛」（Sexual Love）一詞取消而不用也是唯唯的。我所爭者在事實。如我的見解，性愛與性交分開；性愛不必強其只限於一人，亦不必強其必有多數對手；像這樣的性關係，有什麼可以妨害社會及個人之發展的？有什麼違反了「自由」甚至於「互助」這個原則的？要之，我的意思是性的關係，最自由最好，其離其合，其單其複，最能尊重當事人之「自願」最好。這沒有貞操的觀念，也沒有佔有的觀念，更沒有因此而維護現社會所謂之小家庭的觀念。

二

友人培良在其所著「戀愛破滅論」一文中說，「戀愛只是玄學的產物，人們建設起來用以欺騙性壓迫性的，是人們腦子中幻想出來用以自欺欺人的概念……牠使男女兩性不能互相了解，而

且永遠不能互相了解而只是把對手看作美麗的玩具，或者崇高的天神或者惠慈的主人，而需要獲得，佔領，崇拜或依附；但是不知道對手方看作一個人，跟自己一樣的是人類的一份子。」又說：『在戀愛之中……除掉窄狹的小個人主義，嫉妬，仇恨，壓迫，佔領，殘酷之外，能不能發現一點同情和光明呢？』

「在戀愛的時期中，男和女並不是互相了解，而是互相欺騙；並不是互相接近，而是互相隔離；並不是真誠地深刻地過着人的生活，而是虛偽地從傳說中做做着好聽的故事。」所以在培良眼目中的戀愛的程式，是：

戀愛的程式

(M/V/N)

我認定攻擊「現在」的戀愛的取惡最激烈，最動人的，莫過於培良的文字了！然而他所攻擊的，只於是現在集斑瑕之大成的「戀愛」(?)。現代的一對和好的愛人之中，被人歌頌，羨慕，傳揚的一對和好的愛人之中，十有其八是富於幻想性與欺騙性與佔有性。惟其這樣，所以一朝幻想性絕滅，欺騙被發覺，則其關係必然要生出破滅來。在一本匈牙利出版的世界語獨幕喜劇中，女主人公愛迪蒂曾說過：「他的丈夫未曾給她以幻想為末盡。」丈夫之道」(Edineo)。而她所要求的丈夫是——「英雄，Adileo，我能夠瞻仰他宛如至高無上的存在物那樣。我呢，是他的女友，他的女伴，他對於她，要打開最親密的內心。我們兩人都要為一切美的和理想的所靈感着。」然而這樣是實在的麼？男子對於女人呢？一樣要求伊不斷地給他以自來希求着的幻想，然而這樣是實在的麼？愛理思說：「女人底愛

是從靈魂走到感官的，而往往有時不能達到這些感官，男子底愛是從感官走到靈魂的，却常永遠達不到這個目的地，靈魂。」（愛的藝術，北新本六五頁）幻想是絕不能滿足的，尤其在現代除了有閒階級之外，衣食住和時間都成了問題的時代，所以愛迪蒂的丈夫馬克所的朋友說：「只有沒有嚴重職業的男子們，才能夠達到對於婦女們的成功」（Nur viroj sen serioza profesio atingas sukceson & virinoj）。這句話移之於女子們亦真。然而這是性愛的本體嗎？我不敢便以為是。我以為這樣的性愛的程式是：

社會制度 + 制度下的女性 + 現代社會 = 現代社會的靈魂（幻想 + 慾望 + 佔有）

我所列的程式，雖不中，不遠也。

「戀愛破滅」是培良的否定的一方面，我們再看其積極的一方面。他說：「性生活的基礎應該從經濟制度之下脫離開，應該從個人底的窄狹範圍裏脫離開，應該掃除資產階級所遺存的痕跡。」這些是我認為第一對，第二對，甚至於第三個都對。但他又說：「我們應該無產階級底地建設起集團化的性生活來。沒有家庭沒有結婚，也沒有戀愛。無產階級要建設起他自己的性底關係來，就是集團化的性生活，就是雜交，純粹以性底要求建設起來的集團化的性生活。」雜交就會沒有戀愛了嗎？戀愛就會因雜交而絕滅了嗎？——這不是由臆想而可以推斷的。並且，集團化的性生活，是否除了等於雜交以外還有其別的涵義？是否在所謂「集團化的性生活中，各個人——無論男或女——的性關

係，還是聽當事人雙方的自由處理，而沒有像所謂「強迫勞動」那樣的意義。若果我的猜想不錯，那麼我對於培良的肯定一方面的主張是同意的。然而，便是這樣就可以武斷說沒有性交發生？或者說便取消了性愛嗎？

在將來的預期的理想社會內，性愛的施與是自由的？沒有絕對的貞操，也沒有相對的貞操；貞操是不存在的，然而任何方也不能強迫對手在一定時間內只愛一個或多愛幾個，而且男的或女的也不必要求自己能夠多愛幾個才是新，才合乎新性道德。而且性交是自由的，只要合於雙方的同意與生理的要求，同時，爲了社會計（因為我們理想的社會絕對不是純個人主義），也要特別注意於花柳病的異性而拒絕與之交媾。這就是如培良所說，「沒有家庭和其他附屬於家庭的關係，沒有結婚和其他類似結婚的狀態，沒有自私，沒有佔有，沒有幻想和靈（——但不就是沒有性愛，性愛與母愛，兄弟姊妹愛是同樣的東西）」。一個人不是爲別人所私有，一個人也不會私有別人。一個人不要從別人那裏取得什麼，他的美麗，他的溫存，或者他的愛情，乃是要把他自己的一切給別的人。」愛的真諦只是給而不求報的。

三

讓弟同志在新女性三卷八號上「尾巴的尾巴」一文內，肯定說，「兩性間的熱狂追逐，實在是

希求達到「性交」，而希望肉的方面之滿足……總而言之，在性的方面的引誘，女子的臀部，乳，男人的點點，在在都是可以引起異性之追逐的，男女兩性爲了適合於生理健康的性的滿足，他是不能不追逐兩性的，這其間並未含有特殊的性愛存乎其間的，復次，至於說到 he 或 she 只向他或她追逐，而不向另一的他或她追逐，並不是因了他或她相互間有了特殊的性愛，而是在其他的許多條件和他或她准許 he 或 she 追逐，並且有追逐與達到性交之可能的條件上。」這一條自斷自釋的話，是盡合於事實麼？亦是只說到一部分，而以部分認爲全體？謙弟把兩性間的追逐，只認爲由肉感引起而希求達到性交之滿足，除掉了性交而外，他抹殺了一切，如信仰之同，性情之合，事業之互助，由某種境遇而引起之同情等等；我是不相信拍拉圖式的性愛的，然而我同時亦不敢盲信兩性之愛悅與追逐，全是由於因肉感的引誘與達到性交的希求。如謙弟同志所說的這樣動機不可謂沒有，但不可因見烏鴉之黑而武斷凡鳥類皆黑或凡動物皆色黑。若謂只是性交之滿足，則除去狎妓等等不說而外， he 或 she 亦可以不執着於追逐 he 或 she，另一個 he 或 she 也生長着可以交媾的生殖器的。謙弟同志或許要說，「在他的許多條件和他或她准許 he 或 she 追逐，並且有追逐與達到性交之可能條件上。」但據我——並且不獨是我——所知，在其他的許多條件下，這種追逐與達到性交之可能的，並不會只限於一個 he 或 she。這在謙弟自己怕也會體驗得到。——自然，在事實上，「一性對於他性雖遭拒絕，或他性並不知道而仍抱着熱烈的單戀的有之，即是兩性經過追逐，而因其他條件並不達到性交的希求，但他或她

仍然戀悅着，這種事實，尤其平凡而多有，諫弟同志將何以解此？

諫弟同志於同文中又謂兩性之相愛，是「兩性受了很多的社會的勢力之襲擊而造成的。他們倆自己有如此的行為，乃是受了社會之賜，他們倆已沒有社會，而且忘却了他們自己，他們的神經已經失掉了作用了，他們更生不出什麼自發的行為來。」這一節可以分出兩項來說，第一項，是說兩性在戀愛中不知道社會，而且忘却了他們自己，第二項是，兩性的戀愛是「受了很多的社會的勢力之襲擊」而造成的，「無所謂『自發』」。第一項，戀愛中不知道有社會，這我認爲戀愛的變態的病徵，而不是常態，是這個私有社會之下一切制度之「襲擊」與附加而形成的。就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罷，如像高德曼與柏克曼，他們自初至今，一在坎拿大，一大德或法，仍然是在愛着，即是說仍是在性愛之中，但他們愛人類，愛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愛被難的同志，自知他們「知道」社會。這種例子在無名人中多着呢！至於說兩性在相愛的時期中，不知道自己，正是性愛的純微而有 *To give, to offer and to receive* 的精神，事實不是忘去了自我，而是爲了愛對手方的利益（利他的精神）而忘去了自我。（這正如在某一定時期條件之下，爲社會爲他人而忘去了自我一樣。）次項，兩性之相戀，謂之爲受很多的社會勢力的「襲擊」，然則將何以解釋原人之相戀，與甚至於動物之相戀？對於他們，「襲擊」的勢力是什麼？再則，說相戀不是「自發」，其理由如爲社會勢力之「襲擊」已經不圓，然則爲神天之所命，或雙方以外某種X之所支配嗎？即使是誘惑，而被誘惑者亦係出於「自投羅網」。這是